

## 飞翼有航(上)

□ 任翔宇



时代总会留下些什么,也一定会在不经意间抹去些什么。不是所有的人和事都会轰轰烈烈如雷贯耳,所以,那些在时代里消失的种种,也未必有相同的命运,有的至少还存于记载,有的则湮灭在时间长河,如果没有人打捞,就再也不会有一丝波澜。

以前我写过几篇关于古城里四大街八小巷七十二条绵绵巷的文字,那里面,其实有很多胡同街道现在都已经消失了。面对年轻一代对某个地名不明就里的疑问时,作为大概听说过、居住过、了解过、闲聊过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其实有责任也有义务把哪怕只是个传说的解释、演义、半真半假的由来,告诉后人知。

盐总得有个咸处,醋又总有个酸处,先拿“民航里”和“柳航里”开个头吧。

“民航里”现在已经不大被提起,“柳航里”也渐渐被“柳航新村”和“柳游园”取代。“民”从何来?“航”又为何由?一问就基本会问个大睁眼。“民航里”在如今迎宾街路南的一片,大致是晨光酒店、弘雅饭店往南的地势,“柳航里”再往南。这里在商品房

还没出现的时候,是当年大同汽车制造厂的家属楼家属院和绿油油的庄稼地,那时的庄稼地边上,是当时非常时髦的大棚菜地和鸡鸭养殖棚。穿过历史的薄雾我们再往前看,会发现这里居然真的曾经和“民航”有关,大同最早的机场,居然在这里。

大同的航空事业始于1937年。日本侵略军于1937年9月13日侵占大同城后,于11月抢占南关新泉村农民耕地500余亩,抓民工修建大同南关飞机场,1938年秋建成使用,跑道呈东南西北方向。1938年日本侵略军在位于大同市东南距市10公里的东王庄村修建东王庄机场。1939年,日本侵略军抓民工在韩家岭村附近修建机场,跑道呈南北方向。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是年9月阎锡山部队接收上述3个机场。除南关机场继续使用外,其他两个机场报废。解放战争期间,南关机场起降过C-46型和C-47型小型运输机。1949年5月大同和平解放后,南关机场由大同军管会接收,宣布保护机场命令,采取保护措施。1957年,成立山西省大同市军体航空俱乐部,占地2000平方

米,用于航模教练。

1958年夏,山西省政府报经国务院批准筹建大同民航站,机场面积扩展为1000亩,设有收发报台、导航台、气象台、售票处等。配备飞机为:安二型、立二型、C-46、C-47,1958年8月1日正式开航。原大同矿务局白洞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的那一年,民航站3天3夜紧急飞行159架次,从北京、天津、太原、西安、济南、郑州等地运来大批消防抢险人员,运回大量急救物资。大同民航站除执行客货运输与1959年抢险任务外,1960~1979年执行急救任务7次,执行军委专机任务3次,包机任务5次,执行探矿任务2次,航空摄影任务3次,为雁同地区播草3次,播树籽2次,杀虫11次。

不过,这个大同南关机场距市区太近,城市建设又不断向南发展,大同二电厂兴建于市南,使机场周边环境不佳,1980年民航站航班停运,建制仍然保留,1983年机场报废,此地空余“民航里”。

透过“民航里”再往前看,这片土地是曾经大同的“网红打卡地”,曾经的“云中八

景”之一,“柳港泛舟”就在这里。

清道光版的《大同县志》记载,柳港寺在城东门御河桥南,明正统年间建,原寺内有一座木塔,如今不见踪影。玉河水在城东溢而西出者曰柳港,柳港寺依坡傍河与御河相通,在此泛舟有塞上江南的妙处。这里地处御河河湾,柳树茂盛,有两处清泉冬夏长流,清代名为柳泉湾,后人因泉水充沛,改称“水泉湾”。村南曾有“金龙大王庙”一座,清乾隆年间重修庙宇碑文记载,村名“柳泉村”。

柳港变成“柳航”是因为机场,但无论是“柳航里”还是“民航里”,抑或是还曾经一度保留过的“民航街”,都抵不过时间的轮转。三百年前“柳港”这个名字终究又回来,成为南环路上最热闹的区域,而“航”,已成了江湖传说。



## 水泉洼村的老杨树

□ 任学良



故乡是我安放灵魂的地方。参加工作离开故乡已43年,但梦里永远在故乡,所以每年必回成为给自己定的铁律。回故乡,必去五里之遥的水泉洼村走一遭,在那株巨大的歪脖子老杨树树下绕几圈,以表达我对初、高中同窗学友的思念之情。老杨树下的那几孔土窑洞,正是同窗学友儿时的家,学友前几年因病驾鹤西去,永远安睡在西包头的黄壤之下。每逢望见水泉洼村的老杨树,就不由眼眶湿润,老同学的音容笑貌浮现在眼前……

水泉洼村的这株老杨树每年春季伴随着塞上的百草复苏而发芽;夏天浓绿的巨型树冠成荫,笑着鸟叫虫鸣于其上;秋日金黄色的树叶泛着点点金光迎来塞上的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冬季的它则卸去青衫迎接北国严寒与风沙的历练。这株巨大的歪脖子老杨树根系发达,树杆在重直的大七米处开始向南爬去,既无任何支撑,也无人员看管,它一直歪着身子向南爬了约十几米,顽强地生长在水泉洼村中,矢志不移80余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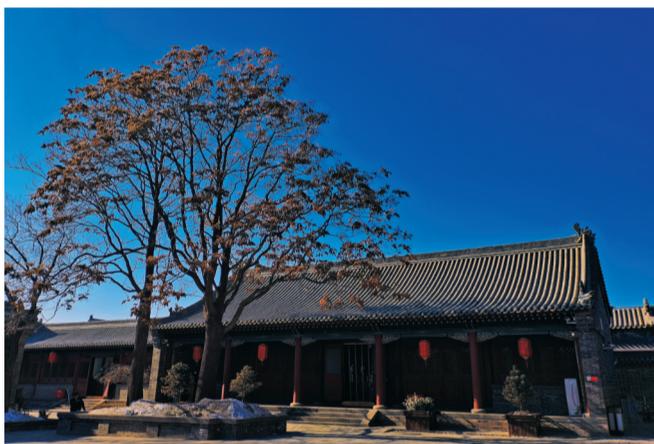
水泉洼村位于阳高县古城镇最南端,村东南与河北省接壤。该村原有14户人家,35口人,耕种着500余亩土地,改革开放后村人渐渐离去,现仅有一户人家留守。然而,不管村中人口多与少,那株歪脖

子老杨树始终坚守在村中。前几天回故乡又绕道去水泉洼村,专门去看那株歪脖子老杨树。柔暖的阳光照在老杨树上,光凸凸的枝条迎风轻摆。寒冬里,尽力释放着坚强。

40多年前,仿佛依稀就在昨日,我与学友风华正茂,在他院内望着歪脖子老杨树谈天说地无话不聊。谈人生的意义,谈各自的奋斗目标和人生幸福的追求。而如今人去窑洞空,面对老树空惆怅。仰望老杨树,轻轻抚摸着它那粗糙的老树皮,拥抱着我根本抱不住的巨大树身,像是听到了老树的低吟,也像是听到了老友耳语。水泉洼村的歪脖子老杨树寄存着我永远的思念。

曾经的水泉洼村随着村里人的搬迁已渐远去,但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历史遗迹留存注定它无法从人们的印象中抹去。水泉洼村距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许家窑古人类遗址近在咫尺,仅四五里之遥;距近几年户外人揽奇探胜的黑龙洞也是十几里之距。当年水泉洼村人“战天斗地”建起的小型水库遗址还在;村里人在“人定胜天”精神鼓舞下建起的小型高灌站遗迹还在;当然,坚守了80年的歪脖子老杨树也还在。

## 随手拍大同



踏春

小平摄

